



古灵精怪浑身是戏，将为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滑稽演员的魅力就是一上台就能让你噗嗤一乐，一动作就让你乐不可支，一开口包你笑痛肚皮。滑稽表演艺术家小翁双杰就有着这样的舞台魅力，尽管演绎的多数是小人物、小角色，却充满喜剧色彩，俏皮的语言和夸张的肢体，搭配青年演员陈思清曼妙的身段和娇揉的声色，将花家阿公无所事事却又好高骛远的儿子花池与专挑动迁户“下手”的女骗子金薇，演绎得丝丝入扣精彩万分，举手投足间就是当年弄堂里厢的“阿诈里”，他们的“矜持”组合，给角色以标签化的人物塑造，极具喜剧效果。

红花需要绿叶配，再好的主角也需要配角的陪衬。一部成功的喜剧定然离不开黄金配角的帮衬。《宝兴里》亦是如此，群像式的描绘展现邻里之间浓浓的人情味。狭窄而悠长的弄堂里，有优秀青年演员沈远出演的网红馄饨店老板娘，曹毅扮演的房东刘守与《爱情神话》里“亚历山大”扮演者 Hamza 演出的外国房客亚历山大……南腔北调，说学逗唱，不同年龄，不同身份，不同国籍，每个可爱的角色各自讲

述着对故土的留恋，对新居的期待，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热爱。

轻松而过，岁月留痕

尽管众多优秀喜剧演员济济一堂，但究竟应该如何用喜剧的形式，生动精彩地表现一个重大的现实题材？用李伯男的话来说，《宝兴里》要做的就是松绑，尽可能地用不同艺术的融合、碰撞，来减少命题作文对创作的束缚。就像演员队伍中有上海人、浙江人甚至外国人一样，上海这座城市生活着形形色色的人，上海的舞台自然也可以包容天南海北的喜剧形式。

都市喜剧，尤其是以上海话为主的都市喜剧，会不会成为观演的障碍？王汝刚对此不以为然，在他看来，其实很多新上海人很想听上海话、想学上海话，全程配有字幕的都市喜剧《宝兴里》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上海话入门教材。他还举了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例子。1982年4月，侯宝林随团赴香港演出，到香港后，就有记者问侯宝林：“侯先生，香港人讲广东话。你说的相声，

左图：每个可爱的角色都各自讲着对生活和上海的爱。

香港人能听懂吗？听不懂，会有人来看你的演出吗？”侯宝林的回答四两拨千斤：“凡是来的，都听得懂；凡是听不懂的，都不会来。”最终，听得懂的来了，听不懂的也来了。王汝刚说：“我们非常欢迎听不懂上海话的观众也来看，因为这个戏实在精彩，我有这个信心。”事实上，该剧去年演出良好的票房与舞台效果，无不证明了这一点。

的确，方言不仅不是该剧的障碍，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，更出人意料地获得良好剧场效果，产生了“一加一大于二”的神奇作用。

本剧围绕老旧里弄改造拆迁，引发了居于此地的几代居民不同的反映与意见，既有一辈子住在这里难舍故土的“钉子户”，也有“宁要市区一张床，不去郊区住洋房”的本地居民，也不乏像男主人公吴铭那样支持拆迁，渴望改善居住条件的年轻人，甚至还有借住于此的老外“轧一脚”凑热闹……两个多小时的演出，不断的笑声之中，又蕴含着向过去告别的不舍泪水……这是一个大时代背景下老百姓身边的故事，一个真实背景、真实事件中的虚构故事。《宝兴里》没有过多直面演绎动迁本身，却是切入了以石库门为代表的上海市井生活。石库门里发生的故事，推展开来，就是上海人的故事，上海的故事。

宝兴里的市井生活，搬到了华丽的舞台上，典雅对接市井，传统对接时尚，合力呈现的，是上海的A面和B面。正如作家马尚龙观看后所评价的那样：“前前后后几十年的上海故事，在《宝兴里》若隐若现，轻松而过，却绝非不留痕迹。”